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抱朴子序述

與三

葛洪曰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記外域之奇生雖粗該近實而所履蓋淺甚不足甄四遐之妖逸銘殊方於內日哉洪既因而敷之使流分有測微其廣視書其名域令南北審定東西不惑然混沌既分兩儀剖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之內八荒之外蕩蕩乎其遠不可得而究陰陽所陶日月所照青生素質蚊行蠕動漫漫乎其衆不可得而詳也昔禹治洪水十有三年跨歷九州徵召荒要然後辨方考記異同蓋其足之所踐目之所觀者耳然而玄黃所函六合所包猶未能得其百之一也又鄒陽書曰今之九州非天下之州所謂九之一耳四極之中復有其八世之學者蓋以為虛余少欲學道志遊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謂觀交嶺而已有緣之便遂到扶南扶南者地方千餘里衆以億計包山帶海遊乎其畿意亦以為南極之國齊此而已至於中夏之月凱風時動又有自南而

來者至若川流問其地土考其國俗乃云自天竺月支以來名邦大國若扶南者十有數焉且自大柰拂林地各方三萬里其間細國往往而處者不可稱數也名字處所既有本末且觀士女信各不同乃知夫乾壤之間廣矣雖在聖賢遊心遠覽猶不能究況乎俗儒而不有疑至於鄒子所云阨而非實但余所聞自彼諸國已什九州其餘所傳聞而未詳者豈可復量浩汗蕩漫孰識其極乃限其數云有八哉但古聖人以中國神州以九州配八卦上當辰極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耳其餘雖廣非此列云及其山奇海異怪類殊種珍寶麗物卓譎瑰璋盈耳溢目驚心愕意既見而未聞者說哉不常難可詳而載也此皆奢侈之外玩非養生之所求矣美自扶南頻遊速于林邑杜薄無倫五國之中朱砂琉璃曾青石精之所出諸導仙服食之藥長生所保之石實無求不有不能復縷其別名也稱丹砂如東瀛之瓦石履流丹若甄陶之灰壤觸地比目不可稱量而此五國不見服用之

方莫知長延之道貴無用以填宇內遺重石而不巧競彫玩之貨賤流丹之藥鍊解不加真質長隱耳混雜無親妙物不顯矣昔經眼校實已分明也余今年已及西雖復咀嚙草木要須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顧死將切近小縣之爵豈食榮耶洪所以不辭者欲結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將欲盤桓於丹砂之郊而修於潛藏之事此之宿情祿願俱集永辭墳栢吾其去矣夫學道志生類多貧士富者鼎食自逸心惑聲色方屈節抑欲遣情割樂追師勞辱志安辛苦千無一也且欲脩神仙者則非丹不升家于揚州貧來速我國貴八石求之無方不義而索既非所聞質力期之又體先羸弱苟是不堪則計關於心縱其得一永不備具是以道常附貧富常追貴也且世難未靜寒熱纏心不期運鍾天降禍亂方興顧盼四體常慮夕及戰惕不勝亦何暇索藥以養性命哉今雖抱此丹經而無所措心管若獻龍淵於屠肆佩明珠於犬馬者也徒貴其質而不知所以安其用不亦悲哉今將為

弟子陳其旨實其並聽之焉夫人大渴者長
 頽臨長河大飢者思託農園欲學道者何不
 抱靈方遊其地則何憂丹石之匱乏也意力
 之不集耶奚為止足于貴競之士安身於紛
 爭之邦其枯竭哉夫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矣固宜遠人事而避關闈絕器擾而步丹丘
 琴瑟奏于馬旆安識其官商乎彼不貴用丹
 之術則不責我所為之事是以我得安其所
 營而心無怵惕獨貴所味而無鑽仰豈不盡
 理於內而如愚于外哉且南遊大境名山相
 連下洞潛霍高齋青雲火州鬱勃香陵芳芬
 豈唯楊楚之郊專有福地耶但南徵是四海
 之外先賢作名山記者記其域內不書其外
 又丹經所言既成而服有昇天之驗如仙人
 所傳八選將一家庭宇耳但此五國皆是人
 跡之所達莫足為渺渺哉是以不嫌其遐而
 欲之其邦不辭其遠而必到其鄉若天命不
 延合服無成擬之以分分之矣修靈法守而
 得理使飛霜焯煥玄雲四起亦供勤矣天濟
 之也夫生無貴賤各當一死洪消遣三尸守

精存氣拘魂養神鑽求靈味求生不得亦下
 聊不失一死也譬眾人尋綸大釣廣津投餌
 求魚誰知其先有如千大逐兔獲者有人是
 以期命之終雖帝者所不能諱今壹以分准
 得失所期衣身長衢甘之如齋正以抱道信
 誠丹心內定雖使蘇張更出陳鄴復生見喻
 以機運之會致說以榮華為先妙辭豐藻蔚
 言連篇洪將勃然作色對于二子之肩未復
 晒爾而笑必折以一言乃心磐石非爾可轉
 志堅金剛非爾可斷要言盡矣夫有情志如
 是庶幾萬靈或感洪若斯之志脫得啓於蟬
 蛻之變者復百餘年之後將比顧以省墳梓
 迴顧以示不信但恐爾時不信者已成灰泥
 無復與陳昔所歸耳此言亦可笑矣未必可
 笑也今撰生丹之國紀識外邦并申愚心附
 於金液之後當藏寶秘則洪辭永全是以狐
 狸穴王城不討野鼠附社墻莫掘如蚊蚋寄
 鴻鷺以翔玄嶽今以羸文結託真書求自存
 錄者也諸弟子可以廣視聽也葛亮之言廊
 廟亦擇狂人之志時有所合軍帥可奪匹夫

巨違再拜朱門與爾長辭背放松墳中心藏
 之俗人人既不能解於洪洪亦復不能解於
 人之面牆而不自知魚鼈之餘豈不哀哉人
 視我如狂洪眇彼如蟲期度之運安所告手
 將來君子各搜德業不以管穴別意有所導
 引也行邁靡靡汎舟洪川發自象林迎箕背
 辰乘風因流電邁星奔宵明莫停積日倍旬
 乃及扶南有王有君厥國悠悠萬里為垠北
 欵林邑南由典邁左牽杜薄右接無倫民物
 無數其會如雲忽爾尚問界此無前謂已天
 際丹穴之間逮于仲夏月紀之賓凱風北邁
 南旅來臻怪問無由各有鄉鄰我謂南極攸
 號朔遠乃說邦國厥數無原句推歌營林揚
 加陳師漢扈犁斯調大秦古奴察宰棄破罰
 賓天竺月支安息優錢大方累萬小規數千
 過此以往莫識其根象林今日南縣也昔馬
 搜為漢開南境立象林縣過日南四五百里
 立兩銅柱為漢南界後漢衰微外夷內侵沒
 取象林國銅柱所在海邊在林邑南可三百
 里今則別為西國國至多丹砂如土出日

018 A 3276

南壽靈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晝夜不住十餘日乃到扶南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自立為王諸屬國皆君長王號炮到大國次王者號為都歎小國君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為崑崙也扶南地多朱砂珍石從扶南北至林邑三千里其地豐饒多朱丹硫黃典遜在扶南南去五千里本別為國扶南先王范曼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其地土出鐵其南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諸國范曼時皆跨討服故曰名由典遜典遜去日南二萬里扶南去林邑似不過三千七八百里也何以知之船舶發壽靈浦口調風晝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遜一日一夕帆行二千里問曰今長江舟船高檣廣帆因流順風而下日才行三百里耳吾子今陳海行晝夜三千里豈不虛哉答曰余昔數曾問之船舶高張四帆斯作云當得行之日試投物于水俯仰一息之頃以過百步推之而論疾于逐鹿其于走馬馬有千里以此知之故由千里左右也其國出丹砂曾青硫黃紫白石英

杜薄蘭婆國名也在扶南東漲海中洲從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數十日乃到其土人民衆多稻田耕種女子織作白疊花布男女白色皆著衣服土地饒金及錫鐵丹砂如土以金為錢貨出五色鸚鵡承鹿秦水牛犬羊雞鴨無犀象及虎豹男女溫謹風俗似廣州人也無倫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有大道左右種枕椰及諸華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麥飯蒲桃酒木實如膠若飲時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壽或得二百年者向稚國去典遜八百里有江日西南向東北入正東北行大崎頭出漲海中水淺而多慈石外徵人乘船舶皆鐵葉至此崎頭關慈石不得過皆止向稚貨易而還也歌管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國又灣中有大山林迄海邊名曰蒲羅中有殊民尾長六寸而好啖人論體處類人獸之間言純為人則有尾且啖人言純為獸則載頭而倚

行尾同於獸而行同于人由形言之則在人獸之間末黑如漆齒正白銀眼正赤男女裸形無衣服父子兄弟姊妹露身對面同卧此是歌管國夷人耳別自有佳人也林揚在扶南西二千餘里男女白易多仁和皆奉道用金銀為錢多丹砂硫黃曾青空青紫石英好用絳絹白珠處地所服也加陳國在歌管西南海邊國海水漲淺有諸國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財物賈人當須軍旅乃敢行師漢國在句稚西南從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國稱王皆奉大道清潔佛法度漢家威儀是以名之曰師漢國上有神仙人及出明月珠但行仁善不忍殺生土地平博民萬餘家多金玉硫黃之物尾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崑崙西北流東南注大海自海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乘大船載五六百人張七帆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大道以中斯調國海中洲名也在歌管國東南可三千

里其上有國王居民專奉大道似中國人言語風俗亦然治城郭市里街巷土地沃美人士濟濟多出珍奇金銀白珠瑠璃水精及馬珂又有火珠大如鴉鴨子視之如冰著手中洞洞如月光照人掌夜視亦然以火珠白日向日以布艾屬之承其下須臾見火光從珠中直下澆灑如屋雷下物勃然烟發火乃然猶陽燧之取火也其向陰有水出者名曰夜光珠如陰合之取水至於火珠夜光俱如一但以其精所得水火而異其名耳斯調洲土東南望夜視常見有火光照天如作大冶冥夜望其火光之照也云是炎洲所在也有火山冬夏有火光

隱章國去斯調當三四萬里希有至其處者數十年中炎洲人時乘船船往斯調耳云火珠是此國之所貴有也故斯調人買得之耳又有丘陵水田魚肉果稼菜粟豆芋等又有麻府木其木如松煮其皮葉取汁以作餅煎而食之其味甜香絕美食之如飴又使人養氣殆食物也

大秦國在古奴斯調西可四萬餘里地方三萬里最大國也人士燁燁角中塞路風俗如長安人此國是大道之所出談虛說妙胥理絕殊非中國諸人輩作一云妄語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風不畜奴婢雖天王王婦猶躬耕籍田親自拘桑織經以道使人人以義觀不用刑辟刀刃戮罰人民溫睡皆多壽考水土清涼不寒不熱士庶推讓國無凶人斯道氣所陶君子之奧丘顯罪福之科教令萬品奉其化也始於大秦國人宗道以示八避矣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從海濟入大江七千餘里乃到其國天下珍寶所出家居皆以珊瑚為枕櫛瑠璃為牆壁水精為階凡昔中國人往扶南復從扶南乘船入海欲至古奴國而風轉不得達乃他去晝夜帆行不得息經六十日乃到岸邊不知何處也上岸索人而問之云是大秦國此商人本非所往處甚驚恐恐見執害乃詐扶南王使詣大秦王王見之大驚曰爾海邊極遠故復有人子何國人乎來何為扶南使者答曰臣北海際扶

南王使臣來朝王庭闕北面奉首矣又聞王國有奇貨珍寶并欲請乞玄黃以光鄙邑也大秦王曰子是周國之邊民耶乃冒洪海二十萬里朝王庭良辛苦也向見子至恐觀化我方察風俗之厚薄觀人事之流味耳豈悟遠貪難得之貨開爭競之門戶哉招玄黃以病耳目長姦盜以益勤苦耶何乃輕性命於洪川蔑一身於大海乎若夫周立政但以輕貨為馳騁者豈不賤也豈不弊哉吾遙觀其化亂化已表於六合姦政已彰於八外矣然故來請乞復宜賜以往及乃付紫金夜光五色玄珠珊瑚神璧白和朴英交頸神玉瓊虎金剛諸神珍物以與使者發遣使去語之曰我國固貴尚道德而慢賤此物重仁義而惡貪賊愛貞賢而棄淫泆尊神仙以求靈和敬清虛以保四氣三此輩物斑駁玄黃如飛鴻之視蟲蟻子後復以此貨物來往者將競吾淳國傷民耳目姦爭生於其治風流由此而弊當勅關吏不令子得進也言為心盟戒之使者無言而退也還四年乃到扶南使者先

以船中所有絲絹千匹奉獻大王王笑曰夷狄綵絹耳何復薄物薄則人獎諒不虛耳非我國之所用即還不取因示使者玉帛之妙八采之綺流飛蒼錦玉縷結成之帛金間孔文之碧白則如雪赤則如霞青過翠羽黑似

飛鳥光精耀輝五色紛敷幅廣四尺無有奸麤而忽見使者凡弊之躬北地之帛真可笑也自云大秦國無所不有皆好中國物永無相比方理矣至於蠶炊皆然薰陸木為焦香芳鬱積國無穢臭實盛國者也使既歸具說本末如此自是以來無敢往復至大秦者商旅共相傳如此遂永絕也洪謂唯當躬行仁義守操澹泊耽虛味道內情無欲者推此而遊夫大秦國必或得意耶如其不爾以交易相尋求者實無理也又大秦人白易長大出一丈者形儀嚴整舉以禮度止則澄靜言氣凌雲交遊蔚挺而忽見商旅之夫言無異音不知經綸進趣唯貪貨賄大秦王是蓋賤之盡言周國之人皆富然也昔老君以周衰將入化大秦故號扶南使者為周人矣周時四

海彌服扶南皆實所以越蒙人抱白雉而獻象牙於周也今四夷皆呼中國作漢人呼作晉人者大秦去中國遠遠莫相往來唯當是老君曾為周史既入大秦必稱周國爾乃號曰周人不知周國已經百代也矣

古奴斯調國去歌魯可萬許里土地人民有萬餘家皆多白哲易長大民皆乘四輪車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船船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行皆播號鳴鼓吹角人民衣服如中國無異土地有金玉如瓦石此國亦奉大道焉
察牢國在安息大秦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餘里人民勇健舉一國人自稱王種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有德望者立為王三年一更舉國尊之土地所出與天竺同尤多珍物不可名字察牢國人自慕其地土生不出國遠行人民安樂國無刑殺唯修仁義福德為業甚雍雍然也
葉波國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土地有無與天竺同

劉賓國在月支西北大國也土地平博人民溫和有苜蓿草木雜奇木種梓竹漆鬱金香種五穀蒲萄諸果治國園地多下濕必種稻人民多巧彫文刻鏤織罽之繡好冷飲酒食有獼猴孔雀珠璣琥珀瑠璃水精其畜與中國同也苜蓿草木神珍物也云形如芋人病

目兩目空盡云絞其根汁而服火煮其莖葉為煎傳空爛中則七八日許乃更生珠腫而都愈矣古人相傳有一人病眼卒被時主國王所召當往到命不展服藥神師令借其婦一目用之乃聽師言師以刀刺婦目借行經宿乃反以還之師初取目時乃擣草根汁服并漬目乃刺之刺之不痛著已眶中亦用此汁和之便立為其一體上用以鑿照萬物也當還時人又用此汁即復如初此天縱靈草神妙不可得而言也故名曰苜蓿草由借目經宿也余年少時曾聞此語虛妄不信之定至南徵問人士有識者乃云苜蓿草生在瀕賓國別一山上百餘年一生生如中國菖蒲華難得也非精進弗可見也此山今名苜蓿

山山有泉泉水青色廟宮國人老少有病目者輒相擔輿詣此山泉潔灑之無不愈也水猶能差疾病之目況百年一生神草不以愈於空爛乎如古來相傳驗其山川當有鬚鬢也外地人有石彥章者久居扶南數往來外國云曾至廟宮見首蒼山不能高大也山不生他唯雜奇木形如柘伐其木經十餘年破用作几橙車座屋宇雜碎他物後分別埋著土中皆事事便生如栽楊柳狀名曰雜奇木云運埋首蒼山下土中他地不生矣洪按此山必是長生之丘阜也何以言之其草出用令爛目反明而成先伐木則猶百年而後植乃將山石之神能續人之精泉流所育使乃朽木復生諒可處身以養形骸以隨山氣以享無傾豈彼國之父未之悟耶

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馳馬珍物如天竺土地高涼皆乘四輪車駕四五或六七軛之在車無小大車有容二十人有國王稱天子都邑人乘常數十萬城郭宮室與大秦相似人形胡而絕潔白被服禮儀父慈子孝法度

恭卑坐不踣踞如此天竺不及也或有奉大道者中分地亦方二萬里多寒饒霜雪種薑不生仰天竺薑耳無蠶桑皆織毛而為紗縠也犬羊毛有長二三尺者男女通績用之安息在月支西八千里國土風俗盡與月支同人馬精勇土方五千里金玉如石用為錢國王死輒更鑄錢有犬馬有大爵其國左有土地百餘王治別住不屬月支也

優錢在天竺東南七千里土地人民舉止並與天竺同珍玩所出奇瑋之物勝諸月支如此乃知天地廣大不可意度此諸國雖遠當後有表但人莫知其限崖耳其大秦月支欲接崑崙在日南海行之西南也最是所聞見大國也

衆香雜類各自有原木之流得出于日南都梁青靈出于典遜雞舌芬蘿生于杜薄幽蘭若來出于無倫青木天竺鬱金罽賓蘇合安息薰陸大秦咸自草木各自所珍或華或膠或心或枝唯夫甲香螺蚌之倫生于歌管句雅之淵萎蕤月支硫黃都昆白附師漢光真

加陳蘭艾斯調幽穆優錢餘各妙氣無及震檀也

大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108 A 32-4